

漢書門			
五〇冊	五架	一函	五七一號類

内閣文庫			
二九函	五七	一〇一	漢書類
一七架	五〇冊	一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71
冊數	50 (12)	
函號	279	6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藝

禮記

黃復翁曰合禮

於崇似也然考

之志禮樂之制

固詳于史記而

于禮多闕而不

詳長樂朝儀此

漢初典禮之大

者相言其大概

而已又何耶

隆按史記分禮

樂為五書而班

志詞旨與史記

不同大概立論

之意無非欲修

明王制興復雅

樂施行董賈王

劉董之所論疏

云

又按六經之道

綱領二句一篇

事坤曰本禮記

文而益損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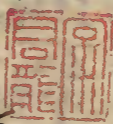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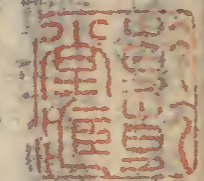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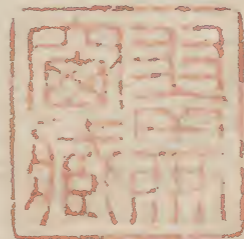
較本漢儒相承

之言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二

禮樂志第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由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精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師古曰踊跳也哀甚則踊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師古曰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

之獄蕃師古曰蕃亦多也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

死忘先者衆師古曰先者謂祖考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

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善古善字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

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

矣樂以治內而為同李奇曰同於和樂也禮以修外而為異李

日尊卑也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

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

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

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右筦弦蓋嘉其

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師古

移也心不移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

隆按以上總論
禮樂以下專論

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

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

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

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

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

禍亂不作囹圄空虚四十餘年應劭曰囹圄周獄名

守也故總言囹圄無繫於周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

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

暇給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於正道也給足也猶

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吾

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師

日奉常即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

隆按自王者至
此發禮制興廢
之端以起漢興
君臣議札案
盧舜治曰孟堅
與叔孫正君臣
之位而不與魯
兩生積德百年
之禮樂自篇首
急字辭認出來
隆按叙禮處以

太常也

秦之敗俗廢禮義損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

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師古曰特但

故謂太事也言公卿但以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

師古曰恬安也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

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賈誼書以為

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此非天之所為人

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漢與至空二十餘年宜定

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師

曰軌道言遵道猶適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終

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師古曰舊說以為為絳謂絳

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至武帝

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師古曰

服之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

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

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

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太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王歲

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

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

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

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

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

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以明習俗以

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為無道以失

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

廢舜治曰賈誼云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仲舒云秦繼其後大敗天下而生諱于定制度具教化非革故易新之意也

大敗天下如秦者也習俗薄惡民人抵冒師古曰抵也言無廉恥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不畏懼也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愈甚而無益師古曰俞音愈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天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得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

屈舜治曰劉向之論美矣然成帝湛女色惑燕游庠序雅頌何為耶

差

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材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師古曰苟順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丕若成康壽何以丕若高宗師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為郡於冰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師古曰讓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洽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日者劉向設為難者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入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

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且莞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屬失莫甚於此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諛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太群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清惡俗貪饕險設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不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問言下公卿議會向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管表

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孟康曰謚法曰安民

論引為美謂之成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與

辟雍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

改定京師于土中師古曰謂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

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廼管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李

日明帝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

更於辟雍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鄧展曰

大行禮乃置師古曰鄭玄說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

知三德五事者也更音工衡反蔡邕以為更當為叟

叟老人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

之稱也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

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師古曰古書懷藏

茅坤曰此禮之儀而非其本之身心性情之間而達之節文度數之大者也然東漢之世海內多獨行之士而桓靈之廢守節義者相望甚哉教化之入人深也漢且爾而況三代乎

茅坤曰叔孫通之制禮于今不可考見觀其起朝儀已半襲秦則非先王舊也

章章矣

又曰獻王所增

輯今亦不傳大

略漢儒注疏及

白虎通所載或

無相遠然班固

以其謬異當亦

非先王之舊可

知矣

隆按以下專論

樂

劉攽曰樂聲無

應聲當依禮讀

為噍殺

書例為臧耳理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

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

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

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樂者聖人之

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師

曰易音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

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師古曰

性感物則動也術道徑也是以纖微噍瘁一作之音

心術心之所由也形見也

作而民思憂師古曰噍瘁謂臧闡諧嫚易之音作而

民康樂師古曰闡廣也諧和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

剛毅師古曰廉厲抗厲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

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

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道尋常之行師古曰集

氣也導師古曰集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謂聚滯也剛氣不

怒柔氣不厲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

不相奪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

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師古曰說樂其俗然後改作

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師古曰此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

之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木莖帝嚳作五英師古曰

堯作大章舜作招師古曰招讀禹作夏湯作濩武

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

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

師古曰夏大也招繼堯也師古曰韶之太章章之

二帝謂堯舜也師古曰

其三聖相承也

盧舜治曰帝王

之作樂也必反

天下之所始樂

于已以為本故

舜之時民樂其

紹堯之業也謂

之曰韶韶者昭

也禹之時民樂

其三聖相承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謂之曰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于患害也謂之曰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以師征伐也謂之曰武武者伐也各順其民之始樂於已也此論樂之大都也茅坤曰聲樂三而殷頌周詩亦塵言矣

徐中行曰叙樂之原流贍而不穢

茅坤曰樂之化成如此

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師古曰澤及下也咸池備矣師古曰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故云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師古曰言歌頌皆已語終辭殷頌猶有存者師古曰謂正考甫所得那以下是周詩既備師古曰謂雅頌皆得其所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師古曰謂大司樂以與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

德之人師古曰師樂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師古曰水五金木土穀謂之六事謂之九功誦六詩應劭曰六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謂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師古曰六舞謂帔舞羽舞笙舞柷舞干舞人舞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柷音弗笙音

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胥子師古曰夔舜臣名所載也夔舜臣名

直而溫師古曰直正寬而粟師古曰寬大而敬粟剛而無

簡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虞師古曰剛毅

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虞師古曰剛毅

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虞師古曰剛毅

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虞師古曰剛毅

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虞師古曰剛毅

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虞師古曰剛毅

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虞師古曰剛毅

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虞師古曰剛毅

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虞師古曰剛毅

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虞師古曰剛毅

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無

茅坤曰以春秋之時申商紂之衰言之

某坤曰孔子聞韶當亦不過韶之音調爾

禮記卷二十三 樂記

感應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師古曰言若周時尚有殷紂之餘聲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師古曰乘陵也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曰論語云太師繫適齊亞飯干適楚二飯繚適陽擊磬襄入于海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為當時已有國名而說未之也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而馬鄭羣儒皆在班揚之後向故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據其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指即就而通之庶免互殊以由賢達之意非苟越異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固然也它皆類此隨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師古曰完陳厲公子即敬仲也莊二十二年遇難出奔齊也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應劭曰觀觀也禮諸侯一觀大路天子之車陪臣管仲季氏之屬師古曰陪重也諸侯者天子之臣故其臣稱重臣也季氏魯桓公之子季友之後專執國政而奢僭也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蓋謂管仲取雍樂詩也徹饌奏之入佾入列之舞皆僭天子禮也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師古曰陵夷漸頹替也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應劭曰桑間衛地濮上古曰鄭衛宋趙諸國亦有淫聲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

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

禮記卷二十三 樂記

隆按自樂者聖人之所樂至此歷叙帝王作樂之興廢以起漢興論樂案

王維楨曰叙樂一散一整文字有步驟茅坤曰古來積習如此

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應劭曰戎西戎也由余其賢臣也秦欲兼之遺

以安樂由余諫而師古曰魏文侯本晉大夫畢萬之後借諸侯者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

不聽遂去又師古曰魏文侯本晉大夫畢萬之後借諸侯者文侯最為好古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曰

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曰

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

服虔曰魯人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

也善樂事師古曰鏗鎗高祖時叔孫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金石之聲也高祖時叔孫

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李

日嘉善也善師古曰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

神之至也劉德曰歌樂在逸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詩師古曰薺音才

私反禮經或作薺師古曰乾音才又作茨音並同耳乾豆上奏登歌師古曰乾音才獨上

歌不以篋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

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美神月

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

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虔曰高

昭曰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

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

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

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

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

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

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

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

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師古曰樂先王之樂

明有法也師古曰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

劉奉世曰予謂
主出者此舞出
則主奏之故下
文云出用樂者
言舞不失節能
以樂終也
茅坤曰張蒼輩
與秦制氏相櫟
而成矣
隆披大氏皆因
秦舊事乃班史
一斷案總樂歌
樂舞言此文字
間架處

第地曰古樂七
而晴人子弟紛
紛矣

楊慎曰唐夫人
房中樂歌且可
以繼閨帷不當
以章句摘也
劉敞曰此言房
中歌十七章推
尋文理不見十
七章疑本十二
章誤為十七章

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
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
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日言

昭容樂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
於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

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
以樂終也太氏皆因秦舊事焉禮及其後字或作抵

音義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
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

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皆令
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真又景之間禮

官肄業而已師古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
甘泉就乾位也京師之西北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

丘也師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乃立樂於日始
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采詩夜誦師古曰采詩依古禮

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有趙代秦楚之
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
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師古曰用上辛用周禮
新之義也為園丘者取象天形也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
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二里百官侍祠者數百

人皆肅然動心焉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太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縣樂四縣
也天子宮縣師古曰謂設宮縣而高張之縣古懸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日言

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然多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金支秀華庶旒翠旌

通本作道

也今分別之大
孝備矣一章八
句

劉敞曰七始華
始一章十句

三七三

劉敞曰我定歷
數一章八句

劉敞曰王侯東
德一章七句其

也
劉敞曰海內有
姦一章八句

劉敞曰大海蕩
蕩一章六句

劉敞曰安其所
一章六句

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秀華中主有華豔也旋鍾之
旋也文穎曰折羽為旋翠羽為之也臣瓚曰樂上衆
飾有流迥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
華也師古曰金支秀華瓚說具也庶衆也庶旋翠旌
謂折五采羽注華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
之始華始萬物榮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
也師古曰肅敬也言歌者敬而唱諧和之聲
神來
冥娛庶幾是聽師古曰娛戲也言庶幾神來
也娛音許其反
粥粥音送細絲人情以樂送神微感人情使之齊肅
也忽乘青玄熙事備成師古曰言還神禮畢忽登青
也
地
舊同清思煦煦經緯冥冥物幽靜也經緯謂經緯天
地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師古曰言臣下各敕身齊戒施
教申應劭曰敕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
極爰轅師古曰熙亦福也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朔王侯秉德其鄰翼翼師古曰

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姦紛亂東北師古曰詔撫成
師武臣承德律也春秋左氏傳曰成師以出行樂
交逆蕭為羣征伐也師古曰言制定新樂教化流
行則逆亂之徒盡交歡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師古曰
也也從則燕國安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李
靜無寇難也師古曰蕩蕩廣大貌也愉愉和樂貌也
日愉愉言海以廣大之故衆水歸之王者有和樂之
懷思也言海以廣大之故衆水歸之王者有和樂之
德則人皆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師古曰言
思附也

鬼之故能生養百卉明君以崇高其安其所樂終產
德故爲萬姓所尊也崔音才回反
樂終產世繼緒師古曰言飛龍
所而樂終其產也
秋游上天蘇林曰秋飛貌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
義或改此秋字爲秋稷之秋失之遠矣高賢愉樂

民人師古曰言王者有愉愉
之德故使衆人皆安樂

劉敞曰豐草蔓
一章八句

豐草蔓女羅施孟康曰蔓音四月秀蔓之蔓盛貌也
應劭曰女羅兔絲也延于松柏之上
異類而猶載之况同姓言族親不可不覆遇也
善言何如誰能回師古曰回亂
也言至德之
如之而不可于亂
曰被音皮義
反次下亦同

劉敞曰雷震震
一章十句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服虔曰與臣民之約
師古曰鄉方也言王
者之威取象雷電明示德義之
治本約澤弘大師古
方而治政本之約約讀日要
穀有常則加被寵咸相保師古曰言德政所加人被
恩惠溥洽寵渥則室家老幼皆相保
也德施大世曼壽師古曰

劉敞曰桂華一
章十句

都荔遂芳窈窕桂華蘇林曰窈音窈窕之窈窕音窈
薛荔之香鼓動桂華也晉灼曰桂華似殿名次下言
桂華馮承天之則言樹此香草以繫齊其芳
氣乃達於宮殿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歌都麗桂英美
芳鼓行如此復不得為殿名師古曰諸家說皆未足
也此言都良薛荔俱有分芳桂華之形窈窕然
也皆謂神宮所有取窈音一交反窈音一瓜反孝奏
天儀若日月光師古曰言以孝道進承
於天神下降故有光

乘玄四龍回
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師古曰芬亦謂衆
多芒芒廣遠之貌孝道

隨世我署文章師古曰署猶分
桂華馮馮翼上承天之則師古曰馮上盛蒲
吾揚久

遠燭明四極晉灼曰易疆易也久固也武帝自言
長也自言疆易遠大耳非師古曰此說非也久猶
武帝時也不得云拓境慈惠所愛美若休德
師古

亦美也休亦謂延長也
美芳磴

磴即即師象山則孟康曰磴上崇積也即即充實也
山也師古曰反鳴呼孝哉案撫我國蠻夷竭歡象來致

福李奇曰象譯也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師古曰兼

位者音臨言在上

嘉薦芳矣告靈鄉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師古曰饗

音鄉孔其也臧善也
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師古曰建侯封建諸侯也易屯卦
曰利建侯休美也令善也問名也

劉敞曰加卷芳
矣一章八句

冠本

劉敞曰加卷芳
矣一章八句

劉敞曰加卷芳
矣一章八句

劉敞曰加卷芳
矣一章八句

劉敞曰皇鴻則一章六句
劉敞曰後則師德一章四句

劉敞曰孔容之常一章八句

劉敞曰承帝明德一章八句

王世貞曰詩譜稱郊廟十九章煥意刻酷煉字袖奇信哉然失之大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雅歌之流綱短弱未舒耳

吳訥曰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于甘泉七十人歌之則是歌宗廟亦用之矣然其辭亦多難曉云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服虔曰侯惟也臣贊曰嘉承天
和伊樂歆福師古曰伊是也在樂不荒惟民之則後則師德

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也師古曰後深也師表

之明謂天也師古曰帝下民之樂子孫保光師古曰言承

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承帝明德師古

象山則師古曰衆象山而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師古

福無疆師古曰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侯有望師古曰煇音蕭延四左李奇曰昔腸

高也師古曰以蕭煇脂合馨香也四方九重開靈之

旂師古曰天有九重言垂惠恩鴻枯休師古曰鴻大

之下若風馬師古曰言左倉龍右白虎師古曰靈之

來神哉沛師古曰沛疾先以雨般裔裔師古曰先以

班布也裔也飛流之貌同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

於相放悲震澹心師古曰放悲沐髮鬚也靈已坐五

音飭虞至日承靈億師古曰億安也牲繭栗粢盛香尊

桂酒賓八鄉應劭曰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晉灼曰尊

漬桂為大尊酒師古曰繭栗言角之神靈安留吟青黃

服虔曰吟音舍師古曰服說非也徧觀此眺瑤堂應

詩應元曰俠加夜
夜並關若竊意俠
與或當作加液謂
酒也言其芳香若
若蔭蘭也如淳師
師古以加夜為人
芳草皆屬蔭陰劉
劉奉世曰予謂此
此帝指天子耳後
後之制數以五即
即謂武帝改服色
色而尚黃數用五
五也言后土富媪
媪者由漢以土德
德也類緣中壇故
故疑是祠祭但以
以堂壇論中央耳

文則霧縠曳阿錫佩珠玉師古曰阿細縠錫細布也
輕細若俠嘉夜蔭蘭芳如淳曰嘉俠皆美人之稱也
雲霧也同言懷挾芳草也蔭即嘉夜芳草也師古曰俠與挾
今曰芷蔭音昌改反澹容與獻嘉觴也容與言閑
舒也澹音大濫反

練時曰一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
作檀讀亦曰壇字加示者神靈並同繩繩意變備得其所
之取下言紫壇嘉壇其義並同繩繩意變備得其所
應劭曰爾雅繩繩戒也師古曰贊說也是也清和六
臣贊曰爾雅繩繩戒也師古曰贊說也是也清和六

合制數以五張晏曰此五土數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
日偃古師古曰偃武師
富媪之穆穆優游嘉服上黃孟康曰土
功耳

帝臨二師古曰偃武師
青陽開動根芽以遂臣贊曰春為青陽師古曰草根
日發遂者言皆生出也其音該

膏潤并愛踐行畢逮孟康曰踐音岐師古曰并兼也
也霆聲發榮壘處頃聽晉灼曰壘穴也謂蟄蟲驚聽
始發草木舒榮則蟄蟲處壘崖師古曰壘穴也謂蟄蟲驚聽
者莫不頃所而起頃讀曰頃枯藁復產迺成厥命
師古曰枯藁謂草木經冬衆庶熙熙施及天胎師古
零落者也藁音口老反熙和樂貌也施延也少長曰天在羣生嗔嗔惟春之
孕日胎施音弋政反天音鳥老反羣生嗔嗔惟春之
熙和樂貌也施延也少長曰天在羣生嗔嗔惟春之

青陽三師古曰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臣贊曰夏為朱明師古曰
茂豫靡有所訛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
無所訛也申遂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
也訛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
昌盛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
也言此黍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廣天建祀肅
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天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

鄒子樂師古曰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臣贊曰夏為朱明師古曰
茂豫靡有所訛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
無所訛也申遂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
也訛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
昌盛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
也言此黍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廣天建祀肅
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天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

鄒子樂師古曰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臣贊曰夏為朱明師古曰
茂豫靡有所訛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
無所訛也申遂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
也訛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
昌盛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
也言此黍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廣天建祀肅
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天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

鄒子樂師古曰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臣贊曰夏為朱明師古曰
茂豫靡有所訛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
無所訛也申遂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
也訛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
昌盛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
也言此黍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廣天建祀肅
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天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

鄒子樂師古曰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臣贊曰夏為朱明師古曰
茂豫靡有所訛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
無所訛也申遂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
也訛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
昌盛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
也言此黍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廣天建祀肅
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天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

鄒子樂師古曰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臣贊曰夏為朱明師古曰
茂豫靡有所訛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
無所訛也申遂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
也訛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
昌盛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
也言此黍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廣天建祀肅
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天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

鄒子樂師古曰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臣贊曰夏為朱明師古曰
茂豫靡有所訛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
無所訛也申遂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
也訛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
昌盛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
也言此黍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廣天建祀肅
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天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

鄒子樂師古曰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臣贊曰夏為朱明師古曰
茂豫靡有所訛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
無所訛也申遂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
也訛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
昌盛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
也言此黍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廣天建祀肅
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天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

鄒子樂師古曰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臣贊曰夏為朱明師古曰
茂豫靡有所訛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
無所訛也申遂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
也訛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
昌盛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
也言此黍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廣天建祀肅
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天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

史記顯字作
皞

朱明四

鄒子樂

西顛沆碭秋氣肅殺音胡昭曰西方少昊也師古曰沆音蕩沆碭白氣之貌含秀垂穎續舊不廢皆因舊苗無廢絕也不榮而實曰秀葉未曰穎發姦偽不萌秋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穎廢合韻音發咸服師古曰四貉猶言四夷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師古曰純大也言畏威懷德者皆來賓附無敢驕怠盡虔敬也

西顛五

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蓋臧師古曰玄冥北方之神也草木零落抵冬降霜孟康曰抵至也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師古曰條也暢也籍斂之時掩收嘉穀謂收籍田也

文冥六

鄒子樂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李奇曰元尊天也媪神地也祭天燔燎祭地瘞埋也師古曰李尊而地神多福也蕃音扶元反釐讀曰禱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師古曰蕃多也滋益也循順也緒業也總統共勤順皇之德師古曰皇皇天也此言天子繼承祖統恭勤為心鸞路龍鱗罔不胙飾蘇林曰胙音墜塗之堅飾也師古而順天也鸞路龍鱗罔不胙飾師古曰嘉邊列陳庶幾宴享師古曰祭祀之也胙音許乙反嘉邊謂日邊享字合韻宜音鄉滅除凶災烈騰八荒師古曰滅烈之盛鐘鼓竿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師古曰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將猶從也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

消選休成臣瓚曰消除也除天地並况惟予有慕師賜也爰熙紫壇思求厥路師古曰熙與也紫壇壇紫

某坤曰匡衡此詩亦屬侈欲尊使之詞耳

咸

恭承禋祀組豫為紛孟康曰積聚修飾為此紛繡

周張承神至尊師古曰白與黑畫千童羅舞成八溢

蓼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師古曰與娛同九歌畢奏

璆磬金鼓靈其有喜師古曰璆美玉名以爲百官濟

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師古曰言以牲實俎

淹長麗前揆光耀明孟康曰欲令神宿留言曰雖暮

揆或作扶晉灼曰揆即光炎字也臣瓚曰長麗靈鳥

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使拂羽師古寒暑不忒况皇章

曰晉瓚二說是也麗音離揆音豔師古寒暑不忒况皇章

其光神永以此明賜君也臣瓚曰忒差也寒暑不差

言陰陽和也以此賜君意也展詩應律銷玉鳴晉灼曰

賢德也師古曰瓚說君意也展詩應律銷玉鳴銷玉鳴

銷音火玄反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晉灼

曰下有梁黃鼓負四人似新造音樂者姓名也師古

重也發梁歌聲繞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

也師古曰條達神夕奄虞蓋孔享師古曰虞樂也蓋

合韻也師古曰神夕奄虞蓋孔享師古曰虞樂也蓋

天地八丞相臣衡奏罷黻繡周張更定詩曰

肅若舊典師古曰肅敬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

晉灼曰日月無窮而人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

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晉灼

人壽不能安固如四海徧觀是乃知命甚促謂何吾

當如之何也師古曰泊水貌也音步各反又音魄吾

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應劭曰易曰

御天武帝願乘六龍仙而升天曰吾所樂言黃其何

不徠下應劭曰武帝意欲得之曰何不來邪師古曰

此言差數之辭也黃乘黃也

此言乘黃不來下也黃音咨

某坤曰此詩亦
眇而幻

星本作皇

日出入九

太上況天馬下師古曰言此天馬乃雲赤汗沫流赭

應劭曰太宛馬汗血雲濡也流沫如赭也李奇曰沫

音醜面之醜晉灼曰沫古醜字師古曰沫沫兩通沫

者言被面如類也字從水傍本未之未音呼內反沫

今書字多作志倣精權奇籛浮雲曉上馳蘇林曰

言天馬上躡浮雲也師古曰馳體容與世萬里孟康曰

如淳曰進超踰也晉灼曰古迺字師古曰今安匹龍

孟晉非也進讀與厲同言能厲渡萬里也

為友師古曰言今更無與匹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師古曰言九夷皆服

往來天馬徠出泉水虎春兩化若鬼應劭曰馬毛色

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也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

從西而來東也師古曰言馬從西來經大馬徠執徐

行磧函之地無草徑九千里而至東道

時應劭曰太歲在辰日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

孟康曰東方震為龍又青龍宿言以其方來也師

古曰應將搖舉誰與期師古曰言當奮搖天馬徠開

遠門竦身逝昆侖應劭曰言天馬雖去人遠當豫

好仙常度幾天馬來當乘之待之也文穎曰言武帝

登昆侖也師古曰文說也天馬徠龍之媒應劭

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游閭闔觀玉臺應劭曰閭

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

臺上帝之所居

天馬十太初四年誅苑王獲宛馬作

楊慎曰天馬歌
天馬徠歷無草
草即草字久艸
以早艸字染草
也後借為草隸
之皂歷解為槽
櫪之歷言其性
安馴不煩控制
也師古解為水
草之草失之

天門開訖蕩蕩如淳曰誅讀如迭誅蕩蕩天體聖

並騁以臨饗師古曰言眾神穆然光夜燭德信著師

曰神光夜照應誠靈溲平而鴻長生師古曰神靈

而來是德信著明靈溲平而鴻長生師古曰神靈

博無私其福甚大故我大朱涂廣夷石為堂師古曰

也夷平也言通神之路飾以朱丹飾玉梢以舞歌體

又甚廣大平夷密右累以為堂飾玉梢以舞歌體

招搖若永望師古曰稍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飾

反招音韶望星留前塞隕光師古曰俞答也言象星留神答我饗應降其光

合韻音云塞照紫帳珠煥黃如淳曰煥音須黃貌也

也俞音踰也帳上四下而覆曰帳言光紫帳也

飛常羊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翅月穆穆

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師古曰言月光穆穆也假清

風軋忽激長至重鴈師古曰軋忽長遠也神裴回若

留放殫冀親以肆章孟康曰殫音覲師古曰言神靈

以親附而陳誠也蒙祉福常若期師古曰由包也蒙

意遂章明之也寂寥上天知厥時應劭曰言天

應誠而至有常期也寂寥上天知厥時雖寂寥高遠

而知我饗薦之時泛泛漚漚從高涼應劭曰泛泛上

也盛貌也音來朝反音徒干反殷勤此路臚所求臚陳也

言所以殷勤此路乃欲陳所求也師古曰臚音力於反休正嘉吉弘以昌如淳

讀曰肇休嘉評隱益四方師古曰休美也嘉慶也車

精厲意逝九閔如淳曰閔亦咳也淮南子曰若士者

咳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師古曰吾與汗漫期乎九咳之上

猶言六合也猶言六合也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

國益地師古曰謂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師古曰象謂

彰著而為行列也象載昭庭日親以察縣象也載事

也縣象祕事昭顯於庭參侏闔闔爰推本紀應劭曰

日來親近甚明察也參侏闔闔爰推本紀參三也

言景星光明開闔也言今之鼎瑞參等於上世師古曰晉說

是汾睢出鼎皇祐元始師古曰皇大也祐福五音六

律依韋饗昭師古曰依韋諸和不相乖離也饗雜變

並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標也空桑琴瑟結信成張晏

開

本肇字下
有肇字

音而行八風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八方之風謂東北日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闔風西北曰廣莫風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曰殷殷聲盛也石謂磬也羽河龍供鯉醇犧牲日河龍夏之所賜者也供鯉給厨祭也師古曰百未旨酒布日醇謂色不雜也犧牲牛羊全體也師古曰百未旨酒布蘭生也芬香布列若蘭之生也師古曰百未旨酒布之未也旨美也事見春秋繁露泰尊柞漿柞朝醴也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泰尊柞漿柞朝醴也日柞漿取甘柞汁以為飲也醒病酒微感心攸通修也析解也言柞漿可以解朝醴也

名遠故得通達成其久之名攸周流常羊思所并師古曰周流循周行也思所并思與穰穰復正直往甯歸於正道克當往白所願也復音扶日友甯合韻音寧馮蠲切和疏寫平晉灼曰馮夷河伯也馮音蠲使切唐諧和水神念之疏葉川潦寫散上天布施后平均無災害也蠲音弋隨反又音攜

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謀臣贊曰宮童致此果端也蘇林云氣之精回復此都言天氣之精回

日謀譜第之也旋反復於此雲陽之都謂甘泉也蔓蔓日茂芝成靈華師古曰蔓蔓以茂

感也

齊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師古曰壇祭壇也服祭服也物發異州兆蒙

祉福晉灼曰得寶鼎於汾陰沈沈四塞猥狄合處孟日沈音充師古曰沈沈流行之貌也猥狄遠夷也經合處內附也猥即退字耳其字從彳音丑益反

營萬億咸遂厥宇師古曰宇居也言我經營萬方億兆故得咸遂其居

皇后十四

華燿燿固靈稷神之旒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師古敦讀日屯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止也音步曷

讀日屯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師古敦讀日屯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止也音步曷

一本屯字下有

一本屯字下有

一本屯字下有

從走也

師古曰翔音火入及又音立

師古曰共讀曰恭

師古曰洋音大羊又音祥

輿

師古曰祭古燦字

反神之行旌容容騎杳杳般從從孟康曰從音總晉灼曰音人相從勇

作惡師古曰容容飛揚之貌也杳杳疾行也般相連也從從衆也容音勇從一曰容讀如本字從音才公

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神之掄臨壇宇壇古曰掄引也

場及宮室言神引來九疑賓夔龍舞所葬言以舞為神安坐鴉吉時師古曰鴉古翔字言

皆隨舞而來舞以樂神神安坐回翔共翊翊合所思師古曰翊敬也神嘉虞申貳

觴師古曰虞樂也福滂洋洋邁延長師古曰滂音普即反沛施祐汾之阿師古曰沛音普天反沛曲隅揚金光橫秦

河師古曰橫充滿莽若雲增陽波師古曰莽音普即反如雲徧驪騰天歌師古曰驪陳其歡慶也騰升也言

華燁燁十五五神相包四鄰如淳曰五帝為太一相也師土地廣

揚浮雲托嘉壇椒蘭芳孟康曰托摩也師古曰音公忽反謂摩拭其壇加以椒蘭

之璧玉精垂華光師古曰言禮神之璧乃益億年美始興師古曰言福交於神若有承師古曰言神來降

廣宣延咸畢觴師古曰言徧延諸神咸靈輿位偃蹇師古曰言神來降

驥師古曰神既畢餐則嚴駕靈輿并汨臚析奚遺師古曰言神來降

自陳列分散而歸無所留也汨音于筆反淫淥澤師古曰淫久也淥澤澤名言我饗神之後久

洋洋歸師古曰淫久也淥澤澤名言我饗神之後久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臣瓚曰謂朝於隴首而覽西北也師古曰隴坻之首也垠音丁禮

反靈電祭復白麟臣瓚曰祭祭五時皆有爰五止顯黃德師古曰爰發語辭止足圖勾瘡熏鸞殛應劭曰

祖

古曰姜原后稷之母也師高摠始生玄王公劉古公

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師古曰高殷之始祀

也古公亶甫即幽公也太伯太王之弟也

王季文王之父也姜女亶甫之妃也太任文王之母

也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毛鄭說詩以玄王即

成康宣王中興師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周成王武

王之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大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

屬師古曰阿衡伊尹職號也周周公旦也召召公奭

也太公師尚父也申伯召虎仲山甫皆周宣王臣

也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

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

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

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

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

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臯等上書言之師古曰臯

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

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

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

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宮希

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

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

化至今未成今臯等守習孤學太指歸於興助教化

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師古

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

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禮樂民到于今稱之況

於聖王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

愚按以成帝之
時而平當欲議
行河間之樂是
於絲竹鼓籥之
間而論樂也

官

漢書卷之二十一

禮樂志

王維楨曰哀帝雖有放罷鄭衛之言臧樂府之員然不能據經做古制為雅樂亦可如我

隆按先敘歌次叙舞終叙員數詳而有體韓退之畫記本諸此

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曹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師古曰五侯王鳳以下也定陵淳于長也淫侈過度至與八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師古

巴人地也俞人地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人並譙捷善鬪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渝州又以其本地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於鼓員三人音灼曰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

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兼給事雅樂用

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拊員二人給盛德師古曰剛鼓名也拊音膚主調箎員二人師古曰箎以竹為之七孔亦笛之類也音池聽工

以律知日夕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王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箏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箏類也琴工員五人二人可罷柱工員

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箏箎之柱者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弦琴瑟之弦也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

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

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

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

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

三人師古曰縵樂也音漫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

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等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

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

假上面者也師古曰孟說是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

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

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鈿

四會員十二人李奇曰疑是裁韋昭曰鈿國名齊四

會員十九人蔡謚員二八齊謚員六人等瑟鍾磬員

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

太官桐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指乃成也師古

故呼馬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

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

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

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師古曰

沈又讀陵夷壞于王莽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

歲息師古曰今謂班氏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

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

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

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太

漢繼周久曠太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

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

鮑詠曰

隆按此奏文法
本史記貨殖傳
編氏一段變化
來
盧辨治曰至此
以賈誼仲舒王
吉劉向東之文

漢書評林卷之二

刑法志第三

吳興後學凌維隆輯校

劉知幾曰班史叙刑法綴孫卿之詞
蒙坤曰漢書是刑法以兵與刑而申言之者此雖本古者集陶作士大端然用官以來司馬統六師討寇詰奸懲其未久矣
屢解治曰孟堅志刑法其始終歸于復肉刑亦通達國體之論

夫人宵天地之類

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肖同應說是也

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狀類無所象似也類古貌字

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者欲趨走不足以

避利害師古曰者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

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賢也故不仁愛則不

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

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

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

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

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

欺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

隆按此志論刑而專以禮蓋治以禮為上禮不及而始以刑助之班史蓋默禹本末之意云

嘉

盜按班史志刑而不志兵蓋取大刑用兵甲之義而以兵附刑

然迹之不詳使一代制度漫無從考殊為闕典

又按以上本刑法之所由來以下論刑而及于歷代之兵制兵賦立法以為漢吳起察刑

刑

人既躬明慈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

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大刑誅暴亂其次用斧鉞師古曰鉞

也中刑用刀鋸刑鋸刑也其次用鑕鑿師古曰鑕也小刑用鞭扑師古曰

之戰以定火災師古曰火災帝行故云火災李奇曰黃帝與炎

治之極猶流其工放驩兜驩兜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

夏有甘扈之誓師古曰誓甘誓事見夏書扈國今鄂縣是也

減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師古

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

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

茅坤曰指欽兵賦並周制

盧舜治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徒徒如彼其

少蓋古人之于兵不盡用之尔
後世晉作州兵魯作立甲蘇秦謂臨淄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崔琰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是皆以實數而調兵者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留四萬以為更代云

茅坤曰管仲作內政以治軍非特可以取伯于天下其實與古者此異族黨之政相表裏或謂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不足以治天下予獨以

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

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下同百

里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

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提除山川浚斥城池邑居園

囿術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由曷鹵也如淳

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鹵鹵之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

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

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

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

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文素具春振

旅以搜復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師古

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師古曰帥三十國為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以年簡車

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

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太

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

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庫里而軍政成庫郊

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為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

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

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

旅以搜復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

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以年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太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庫里而軍政成庫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

管子卷之二十一

三

七

今之用世者苟能揣摩內政之精微而治之百姓相親睦聯而不散固而不擾要之以必世之後倘可生養休息而風行俗美也箇中化用推知學者當自

王維積日桓文不能制禮猶能作刑以成伯業廼魯則刑且廢弛何況于禮此春秋所以書而

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廬之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因以名師諸侯迭

為盟王歿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

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浸以陵夷至魯成公作

丘申師古曰丘五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

復公用田賦師古曰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搜狩治兵大閱之事

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

百姓罷敝師古曰罷廢也音丘吏反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

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于路曰由也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而于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虜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以及三年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

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一國稍增講武之禮以

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

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

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

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轉相攻伐代為雌

雄師古曰雌也齊愍以技擊疆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

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卿楚人姓荀名況避漢宣帝之諱故改作孫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

而資變詐施於暴亂昏媾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間隙不

和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

為下所不師古曰不讀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

為下所不師古曰不讀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

予坤曰采孟軻氏之旨而言者

政而寓軍令與
作被廬之法
隆按故齊之技
擊一段結論上
文故曰善師者
一段引起下文

隆按齊夫舜修
百僚一段復齊
舜湯武齊桓節
節與唐虞之際
以下相應文執
如轉丸

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
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
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
未代學若輒改其字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
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
敗者不凶若夫舜修百僚各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
命以蠻夷猶夏寇賊姦軌師古曰虞書舜典舜命此口
也寇謂攻剽賊謂殺人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
在外曰姦在內曰軌
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
是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疆楚使貢周室師古
也謂謂高四年伐楚次下陘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
以謂謂高四年伐楚次下陘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在
魯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
也

凶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父老送之王曰父老
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
或稱秦趙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秦人憐之為
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二國并力遂奔吳師
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于沂師古曰
遠射之子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昭王返國師古曰
歸楚子所謂善敗不凶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
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
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
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疾起雲合果共軋
之師古曰疾疾風也如疾之起言其速斯為下矣凡
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
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
入盈城爭地殺入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

盧毋洽曰志稱漢置材官於郡國特其略也又稱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之以平百與耳賞高帝已有樓船也考之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材官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

前而國滅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臏也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擎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封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師古曰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詰音責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開地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篡殺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所職也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師古曰墨黥也鑿截鼻也官洋刑也男子割腐婦人幽閉則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職也劓音牛與反則音五剕音月凡殺人者陪諸市師古曰陪謂斃反墨者使守門師古曰黥面之劓者使守關剕者使守內師古曰剕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圜師古曰驅御禽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其奴積聚之物也自此以上掌戮所職也

隆按三代之盛三句結上起下又按昔周之法以下總叙刑法

守內師古曰剕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圜師古曰驅御禽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其奴積聚之物也自此以上掌戮所職也

典

隆按子產之鑄刑書也不欲民之犯法也叔向之非子產也不欲官之倚法也要之皆長者之道不忍入之心也

男子入于罪隸李奇曰男女女子入春槁孟康曰王

也韋昭曰春春人槁槁人也給此凡有爵者與七十

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師古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

而毀齒矣自此以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疾度時

作刑以誥四方師古曰穆王昭王之子也享國既百

商度時宜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命甫疾為司寇

甫國名也眊音莫報反度音大各反墨罰之屬千劓

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二百大辟之罰

其屬二百師古曰劓去膝頭骨木五刑之屬二千

之刑師古曰五者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

用重刑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教化不行子產相

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晉封嚮非之曰

遺其書而非之嚮音許兩反昔先王議事以制不

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

刑國非不豫設但弗宣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

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師古曰

糾舉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師古曰制為祿

位以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

未也故誨之以忠懷之以行晉灼曰懷古竦字也師

項救之以務師古曰使之以和臨之以敬益之以彊

謂監視也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師古曰上謂公侯也官卿民於是乎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怠於上並有

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師古曰辟

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章昭

正刑五及流

三辟之興皆對世也

今吾

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也將以靖

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

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又曰儀刑文王萬

以為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如是而辟

之有師古曰若詩所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師古曰取錐力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亂獄滋豐貨

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虜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

僑不林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

敝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孟

氏使陽膚為主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

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增

加肉刑太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

無足曰鑊以鬻以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

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

懸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而女效邪

並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

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攬撫秦法師古曰

收拾也攬音九問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

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蠶人欲長幼養老師古曰蠶

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

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趨農桑減省

刑罰師古曰

始見于此子產

為九章

姦故去

盧舜治曰蕭何

除參夷連坐之

罪增部主見知

之餘益事律禮

與蕭九二篇合

所鑄謂之刑書
李惺所著謂之
法經末以律為
名也律之言物
于虞書蓋律以
者法所以裁制
群情斷定諸罪
亦循六律正度
量衡也故制刑
之書以律名焉
若坤曰萬惠文
景之問不戒三
王而人固自
偷決也

洪邁曰史稱文
帝止輦受言今
以一女上書躬
自省賢即除數
千載所行之刑
曾不留難然則
天下事復有稽
滯不決者哉

虞舜治曰班氏
敘孝文以下恤
刑教詔真仁者
之言好生之德
可以為千載法
白樂天曰肉刑
之除議其是非
者多矣其欲廢
者以刻薄並斷
支休垂愷惻
隱心其欲復
者以任其用
鞭刑酷吏倚而
行之則作專殺
盜死之繁愚以
為議者宜微其
實用刑者宜酌
其情徵其實則
非罔人矣酌其
情則適時變矣
是非之辨其昭
然哉
栗適曰斷支休
數句最得肉刑
緊急處漢文雖
不得以帝王之
事望之惟是除

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以秦之政論
議務在寬厚取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訢之俗易
師古曰計面相斥
罪也音居謁反
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
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
者予民師古曰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
重罪者也師古曰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二年齊太倉令淳于
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師古
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
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
緹縈自傷悲泣師古曰緹縈女名也迺隨其父至長安
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傷天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
新其道以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

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
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一刑左而
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
自愧故失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詩曰愷
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
欲改行為善而道以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
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
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
各以輕重不匹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匹逃者滿
具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
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
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以繇至於

內刑之法開後世仁恕之端雖弄穿禹湯又無所適也胡續宗曰倉筆請定律除肉刑夫而三族之罪又不乘時建明以資天子德意倉筆亦具臣耳第謂曰後有管古之答蓋即上所指當劓當斬左趾者故殺人自首以下已犯重罪矣別有隸于答者則從重棄市云

陰按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答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答法過重而至于死其後乃去答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錡錡髮死矣

竹瀝曰後世用竹為刑具始此嗚呼自秦肉刑之後易刀錡以竹鞭所以全人

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元者完為城旦春。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完矣不復云云以完代完當黥者髡錡為城旦春。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答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也復於論命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辜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善重受賕盜物賕詐之身故此三罪已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二歲為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庶人隸臣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一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同寇故二歲其凶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春歲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耐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二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百代斬左止答二百代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答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二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答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又曰答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筆令。師古曰筆策也所以擊者也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答者筆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臂。如淳曰然則先

漢書卷三十三 刑法

之言也景帝定
為令凡皆所用
之資所制之度
所行之人所施
之慶皆詳悉具
著以示天下後
世

胡纘宗曰方高
祖入關約法三
章耳後蕭何廣
為九篇叔孫通
又增為十八篇
乃武帝比例至
以萬計何法網
之密至是哉况
呂步舒冷一淮
南獄死者數萬
人則當時酷刑
辟者可概見矣
國之不亡亦幸
哉

陳仁子曰宣帝
嚴乎用法而懼
吏之巧于弄法
是形曲而欲影
之直也故文帝
寬仁溫厚刑措
不用雖無廷平
之官而後元之
民自不寃宣帝
苛察迫急若若
次獄雖立廷平
之官而地節以
來之民未見其
不寃吾觀趙蓋
韓楊之誅大者
如此小者可知
矣當時鄭昌言
于帝曰明主躬
察明聽雖不置
廷平獄將自正
蓋宣帝之心不
患不明而患在
不寃

曰醫音毋得更入師古曰謂行醫者畢一罪乃更入自

是咎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

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

日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

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

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

坐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急縱出之

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

况禁固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

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二千四百七十二

事師古曰比以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

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或罪同而論異姦吏

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

陷則予死比師古曰附議者咸寃傷之宣帝自在問

間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者秦有

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

焉迺下詔曰問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

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

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與邪父子悲恨朕甚

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

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其為置廷平秩

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六百石言囚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

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

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

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賈誼傳亦

云受禱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

獄刑號為平矣時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

陳仁子曰刑所以戢人之心也但論其字否不必泥其簡詳成帝減刑之詔但議從減而不知從輕噫輕刑盛德事也吾獨未敢以取文帝者取成帝也

真德秀曰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七施行之實云

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

平獄將自止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

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蘇曰招音招翹舉也猶賣弄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著已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宣帝未及修

正至元帝初立廼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

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逮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

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南刑云立刑之屬二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南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

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非者別有所請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

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不

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究其也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林師古曰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諾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不能因

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也是

以太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舉漢興以

隆按班氏欲舉
合古便今之法
故復總提漢事
而論之云

隆按班史於具
五刑之下特次
彭越韓信之屬
皆受此誅句蓋
重傷其以大功
而惟此極刑云
又按此文帝即
位第二詔史記
載在本紀

陳仁子曰漢之
不為秦以高帝
之後繼以文帝
也夫一人有罪
并坐其家秦法
也文帝不為秦
而武帝以秦文
帝除收等諸相
坐之令而武帝
立見知故縱之
法嗚呼漢高帝

性本寬厚非文
帝培植之深則
斷喪于武帝者
又一秦也故高
帝能制天下而
文帝能守天下

隆按庸材溺于
末流者上庸
人不達疑塞治
道句
又按班史引周
刑斷案

一本听作聽

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
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也吞舟謂大魚也然其太辟尚有夷
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
之梟其首漉其骨肉於市師古曰道謂醢也道音側於反其誹謗詈
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
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孝文二年又
詔丞相大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
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
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
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

難也累音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
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
且失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師古曰道讀曰既不

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
師古曰法害於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階
人其法為暴

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
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
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
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
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於末流者

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
有罪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
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

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類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
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所五曰目聽師古曰觀其瞻
八議一曰議親師古曰王二曰議故師古曰王三曰

議賢師古曰有四曰議能師古曰有五曰議功師古

德行者也

道藝者

駭無知矣

隆披此次高景
欲讞疑獄以結
上文五聽三省
之意

陳仁子曰高帝
多因秦法疑獄
議讞雖未必復
三代之制特新
除煩苛再詔讞
決意亦可尚所
可恨者彭越韓

信皆惟通之
酷變布刑通經
及與烹之禍不
知所讞者何事
所傳何律乎
真德秀曰上恩
如此吏猶不能
奉宣故孝景中
五年後元年下
詔云自此以
後獄刑益詳近
于五聽三省之
意
隆披次兩詔文
以結上文三赦
勿弱老眊之意

大勳六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七曰議勤師古曰謂盡力者八

曰議質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三刺一

日訊羣臣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師古曰訊問也音信二省

一日弗識二日過失三日遺忘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忽

忘三赦二曰幼弱三曰老眊師古曰老眊謂七歲以下

老眊謂八十以上春愚生而癡騃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眊讀與耄同春音丑江反又音貞

凡囚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桎下罪桎王之同族

奉有爵者桎以待弊師古曰桎在手日桎兩手同桎以上掌囚所職也桎音古篤反桎音蔽

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

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

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師古曰當謂處斷也所不能

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

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

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

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

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

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

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省之意二年復下

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

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

朱儒如淳曰師樂師言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師古

讀日容容音寬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

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

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

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

隆披結言近古而便民以收上文今古便今句

盧舜治曰此敘事中生議論有三嘆餘音

隆披到底不脫禮教此探本之論

丘濬曰班固言非獨漢世治獄之失後世之獄類此亦多矣所謂伯夷降典慈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深得帝王為治禮刑先後之序其間向隅悲泣之喻皆指利死之譬皆痛切人情深中事理

盧舜治曰諺本韓非子

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耐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以上至右止。為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鄉亭之獄。曰犴。臣瓚曰。獄犴。獄訟也。師古曰。小書云。伯夷降典。悲民惟刑。夷下禮法。以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師古曰。狃。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姦有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

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

許應元曰五疾者謂札教不立隄防過制二也死刑易犯三也民窮斯濫四也豪傑擅私姦有所隱五也

隆按刑本不正即札制未立之謂

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師古厲病也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也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治音丈吏反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非草履也衣不加緣示有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刑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

隆按前引周法三典至此復喚應云

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輕也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外繇方祗厥言法刑皆安有非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而因

隆按接古証今見肉刑不可除此所謂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不復三代之治也逮隋唐以後始制答杖徒流死五刑而刑法之論雖聖人不能易矣

師古曰塞上蕃也
隆按必世而未仁二句與前引孔子所言如有王者四句相反應

隆按皆可募行肉刑皆復古刑一篇議論歸結在此二句

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鞭而御驛突雷灼曰驛古驛字如淳曰驛音捍違突惡馬也師古曰馬駮頭曰驛也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木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媿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太辟孟康曰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也音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三

終

海軍志卷之二十三

海軍志卷之二十三

海軍志卷之二十三

海軍志卷之二十三

海軍志卷之二十三

海軍志卷之二十三

海軍志卷之二十三

海軍志卷之二十三

海軍志卷之二十三

海軍志卷之二十三

